

履处留痕

高歌

袁伟建	
	
玉米，那些饱满的实词 仿佛大地捧出的金色宝藏 一颗颗，是太阳洒洒的希望 在田野里站成丰收的诗行	辣椒，火辣的形容词 似燃烧的烈焰，点亮生活的光芒 红得热烈，辣得奔放 为日子增添别样的激昂
镰刀，灵动的动词 像舞者于稻谷间穿梭游弋 轻轻一挥，斩断时光的愁绪 开启收获乐章，欢快奏鸣	小麦，沉稳的副词 默默坚守着四季的风霜 在风中低语，安静且刚强 见证岁月的变迁，希望的滋长
稻谷，谦逊的名词 低垂着脑袋，感恩大地的哺育 一片金黄，似金色的海洋 涌动着农民的喜悦和梦想	国庆，伟大的节日 我们共同欢庆，为祖国引吭高歌 玉米、镰刀、稻谷、辣椒、小麦 盛世华章，扬帆启航

赛诗庆国庆

刘昌宇	
国庆假期，我携新婚不久的妻子一同回到了乡下，跟父母一起欢度佳节。国庆的夜晚华灯初上，璀璨的灯光照得家中亮堂堂的，为节日的夜晚倍添喜气。父母兴致很高，弄了满满一桌的好菜。觥筹交错间，老父提议说：“有酒有菜，唯独少了样东西。”隔壁家的小孙子正好到老家来玩，便好奇地问少了啥，老父神秘地一笑说：“那当然是诗喽，不如我们边吃边吟，开个赛诗会，赞一赞祖国的变化。”	
老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打小就爱上了诗。中年时还经常在紧张的上班之余，偷偷地写诗邮寄出去，在他的坚持下，还真发表了不少。退休后，老父更是狂热地爱上了古体诗词，平常只要一有灵感，就躲进他的书房里，兴致勃勃地写他的古诗词。今天，趁着酒兴，老父一高兴，端起酒杯就抢先口占一绝：“七十五载风云路，独领风骚世界殊。伟大复兴中国梦，千秋大业永传承。”老父刚刚吟罢，我第一个带头鼓起掌来：“不错，好诗。”听我这么一说，老爷子本已能红的脸，一下更红了：“哪点好呀，说道说道。”哪知，邻家小孙子抢在我之前脆生生地嚷道：“简短呗。”一句话，惹得满屋的人都开怀大笑起来。	
笑声中，老父特邀这位喧宾夺主的小客人出场。只见他略微清了清嗓，便一字一句地念道：“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大家以为还有下文呢，不想小家伙到此竟戛然而止，朝满座的人一鞠躬，说了声“谢谢”，倒先为自己鼓起掌来。望着他天真顽皮的模样，听着他清脆而响亮的小诗，大家纷纷伸出大拇指，送给他一个大大的点赞。	
轮到母亲了，年轻时从事过宣传工作的她，略作思考，便脱口而出：“仰望北京心儿红，华夏儿女齐欢腾。载歌载舞庆国庆，共享小康幸福长。”这回是老爷子第一个鼓起了掌，他点评说，夫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念出这样的诗来，非常难得。虽然有些字句还有待推敲，但基本反映了全国人民欢庆国庆，期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心愿。	
按顺序轮到我了，我现学现做作了一首“现代诗”——当黎明的曙光穿透清晨的云雾，清脆的钟声给我们送来了幸福的消息。祖国，今天是您七十五周年华诞，我要深情地为您献上一首赞美的歌……谈罢，屋里再次响起了久违的掌声。	
掌声响起，妻子自信满满地拿出了她的作品：“小时候，我牵着妈妈的手，学会了走路。长大后，我坚守在神州这片热土，学会了忠诚……”全诗把祖国比喻成母亲，热烈赞颂了华夏儿女忠贞爱国，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心声。全诗自然而流畅，一时间赢得了满堂喝彩。	

雨香亭里辨雨香

宋旭华	
雨香亭，在元末明初的桐江南岸，时称水滨乡晦冈，由名为李廉人所建。李廉，字介夫，号心逸斋公，从“心逸”两字，就可看出他个人内心的追求。“修身洁己，笃于孝敬，好贤乐善，不随时进取，不与世浮沉”，这是家谱中对他品行的评价。	
晦冈李氏，是抗金名将李纲的后代。元末明初，人文鼎盛。李骧、李文、李康、李恭，或仕或隐、或儒或道，在桐江南岸、香泉山下，与天下名士相与论文、酬唱应和。人文之盛，也包括园林建筑之盛。李文的父亲、闲所处士李寿之建有“闲所”，追求闲适，园林里有“适安楼”“泉声月色阁”“虚白室”“濯缨亭”。另外，李文有“晚对轩”，李鹏南有“临清轩”，李康有“看山楼”，李恭有“盘隐堂”，等等。	
苏东坡说水“下则为江湖井泉，上则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就味而言。“真水无香”，那是忘情之语。雨的香味是怎么样的呢？	
张昱说是酒香。	
张昱《雨香堂为晦冈李介夫赋》：“雷电冥冥起晦冈，百年灵气会斯堂。友人李愿在盘谷，高士严陵是故乡。薄有贤囊供一老，尽将文采付诸郎。酒坊新斫松杉架，每日风来雨气香。”	
张昱（1289—1371），字光弼，江西庐陵人，号可闲老人，晚年居住于杭州寿安陵。诗中写李廉尚有薄贤孝亲，更将文采、才学传授给了下一代，老有所养而少有所学，这就是人生的大圆满。于是新砍了松杉作柴火酿酒，“每日风来雨气香”，酿酒而饮，其乐陶陶。	
陈樵说是花香。	
陈樵《雨香亭》：“花香不因雨，雨过花更香。氛氲入几席，馥郁侵衣裳。忧疑薰沈水，轻烟逐风扬。此时鼻观通，百虑都已忘。愿携白玉碗，掇英挹天浆。濯水紫金丹，叩西流芬芳。服食养精魄，一息三千霜。绝胜仙掌露，灏气凝秋凉。”	
陈樵（1278—1365），字君采，浙江东阳人，元末隐居乡里，戴华阳巾，披鹿衣，自号鹿皮子。陈樵对落花流水情有独钟，宋濂为其撰墓志载：“当春阳正殷，玩落红于飞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飞坠泉中，与其相回旋，良久而去。君子乐之，日往观弗厌。”思诗“花香不因雨，雨过花更香”，这句有思辨色彩，突出花雨之芳郁，几席、衣裳都侵入了花香。	

下多个第一：第一个外出承包工程、第一个买电视机、第一个装电话、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买三轮车、第一个买轿车，现在他家有3辆轿车，总价值60多万元。他还培养了高石溪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研究生。潘行源今年67岁，大儿子研究生毕业，现在湖南长沙工作；小儿子大学毕业在金华工作。两个儿子均在工作城市安家落户。

高石溪已从当年的9户46人壮大为现在的18户63人。胡士良今年70岁，退休后仍然十分关注高石溪的发展变迁。据他统计，高石溪18户人家拥有轿车12辆，摩托车7辆，二轮、三轮电瓶车20辆。在潘行源带头投资16万元安装光伏电站(太阳能)后，有6户人家跟着安装光伏发电站，总投资达80多万元。最让胡士良感慨的是，当年不知道苹果为何物的高石溪人，如今一到春天采茶季，人人带着手机上山，年轻人更是开着轿车、骑着摩托车采茶，老人骑着二轮、三轮电瓶车采茶，这是原来的高石溪人做梦也不敢想的。

高石溪有泥水、木匠、油漆工、钢筋工12人，他们每年春茶一结束，就住杭州等大城市跑。当年高石溪最贫困的潘国山，拜师学成了油漆手艺，并带会弟弟潘国军，他现在杭州承包油漆工程。富裕之后，他还到尖山镇脱贫小区建楼房。儿子大学毕业在杭州工作，父子俩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54岁的潘松良，从20岁学油漆至今，如今是个资深手艺人了。笔者一上高石溪时，潘松良是当年高石溪8个年轻小伙之一，一心就想着往外跑。他曾向笔者抱怨：“爹妈在这里生下了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如今“没有办法”的潘松良有的是办法。随着家乡的发展，他再也不用像候鸟一样在异乡到处跑，他在家门口干活，日子一样过得有滋有味。

采访当天，笔者特地绕道和在前山附近蒋坪村干活的潘松良见了面。我问：“还记得我吗？”

潘松良搓了搓衣服，憨憨地笑着：“当然记得。你是采访我的第一个记者。”

潘松良的妻子在尖山镇上的塑料厂干活，27岁的儿子也已工作，并买了一辆轿车，一家人正计划着要到尖山镇上买新房呢。

当年村里通往外面的唯一山路已荒芜，笔者试着忆往昔走了一段，荆棘丛生，很快便“退”下马来。

现在，高石溪是一片绝佳的旅游胜地。房前茶园起伏、溪水潺潺，房后峰峦叠嶂、鸟鸣啾啾，笔者30年前来这里时，尚待开发的澄溪，高石溪、胡田滩、三跳三个水电站如今均已开始发电，机声隆隆，大家的生活蒸蒸日上……

四上高石溪

李 艳

耕路贯通……

再不能让希望擦肩而过了，“通牒”变成了“军令状”。村民们勒紧裤腰带，又一次掀起了修路高潮。

终于，赶在距最后“通牒”20天左右，村民盼望已久的富民路、希望路全线贯通。

这个仅9户的村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人均口粮不到200公斤，投入5000多工，自力更生，用双手和铁肩，硬是在大山深处挖出了一条长4.5公里的机耕路。

这次，笔者终于可以不用徒步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坐着采访车直接到高石溪了。虽然砂石路面，坑坑洼洼，汽车颇得像坐船一样起伏。

笔者看到，村庄已经整体搬迁出大山，住进了“上山脱贫”项目建起的新居。新居位于原前山乡所在地前山畈村，这是胡宅乡第一大村，有1200多户。高石溪整体搬迁的9户村民位于村的西部，沿公路一字排开，幢幢4层高楼，气派得很。

笔者三上高石溪时，依山而建的高石溪的青瓦土墙在寒气四袭的冬日里别有一番景致。3位舍不得搬离高石溪的老人，平均年龄71岁。他们在逢年过节时，都会和儿女们在新居团圆，共享天伦之乐；儿女们也会经常来看望他们。采访时，78岁的潘香根和68岁的吕菊燕的小儿子骑着摩托车给父母送来了大鱼……我在当时是这样记录的：“尽管生活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他们却不在意，并很为自己的创造能力而自豪。”我们9户人家修起了一条路，还从山下搬到了山上，变化能不大吗……还有比这样更伟大的变化吗？”

四上高石溪

高石溪村民的顽强、坚忍，后来被升华为广受赞誉的“高石溪精神”，在磐安县县推广。高石溪凭借着这种自强不息的卓越精神，在激励他人的同时，也为自身播撒下了春天般的希望之光。

2024年夏天，笔者四上高石溪，从前山通往高石溪的4.5公里道路已全线硬化，不到10分钟就到了。

“路面硬化总共花了90万元，政府补助50万元，村民凑了十来万元，剩下的25万元我在承担，到现在已经还了17万元。”潘行源说。他说，他很感谢妻子和家人的支持。原本每户村民筹资两万元，后来又给每户退了一万元。当天，得知笔者又来高石溪了，在外面干活的潘行源特地开车赶来。潘行源长年在外承包小工程，脑子灵光的他是当年村里最有文化的村民，高中毕业。他是村民公认的“老板”，创

二上高石溪

1997年1月，笔者二上高石溪，出行方式依然只能从前山徒步，沿着陡峭的山岭，一直向下走一个多小时。

村里已通上了电，但生活仍较为贫困。高石溪在当地很有名，一是因为偏僻、贫穷，二就是这个9户人家的村庄，铁了心要做路。浙江省“一村一策”对口扶贫措施，就触发于这个小山村。

高石溪9户46人，劳力明显不足，工程量却相当大：山上陡坡落差将近200米，岩方占工程总量的70%以上。可村民们没有被吓倒，一有空闲，就拿着锄头，挑着簸箕，推着手推车出现在起伏的群山中。到1992年，路已修了三分之一。1993年，由于种种原因，修路被耽搁了，一停就是两三年。尚未完工的是整个工程的“卡脖子”路段，大石块、大陡坡，无论用炸药还是人工降坡，都需相当的资金和成本，可钱呢？

“路被包干到户，每户按150至200米不等的距离划分。村民们没有人力，就四处请亲戚、朋友帮忙。没有风钻，就人工打炮，全村男的一共十来人，女的全学会打炮，真是全村出动，人人上阵。”当年21岁的潘杭军5年前父亲去世，家里只剩下他和年迈的母亲。眼看工程一天天逼紧，潘杭军从外地请来了姐夫帮忙。虽说“亲帮亲、邻帮邻”，但动辄一干就是几十天，该付的基本工资还是要付的。据了解，为建成这条路，差不多全村每个家庭都欠下了一万元左右的债。

在政府支持下，“卡脖子”路段终于迎刃而解。笔者当年采访时，亲眼见证当代“愚公”的成就——一条长4.5公里、陡直落差近200米的机耕路已蜿蜒贯穿于群山乱石之间。途中，还遇到正在做扫尾工作的村民，村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7年1月17日，我在《金华日报》上写了一篇通讯《春天已不远》。

文中写道：“磐安多山……而正因为多山，才涌现了一个个‘高石溪’，一个个脱贫致富的新愚公。我们至少可以这样努力，如果每一个‘高石溪’都有了路，小康春天的脚步不也就又近了一步吗？”

三上高石溪

2011年12月，笔者三上高石溪时，路已经全线贯通，比要求还早了20天。高石溪山高路险，蕴藏着丰富的小水电资源。开化县水电局职工徐益龙看到浙江电视台的扶贫广告后，停薪留职来到高石溪投资兴建水电站。建设工程队进驻村里时，没有完工的机耕路给施工运输物资带来很大的麻烦。徐益龙向高石溪下达了最后“通牒”：限80天内机

耕路贯通……

再不能让希望擦肩而过了，“通牒”变成了“军令状”。村民们勒紧裤腰带，又一次掀起了修路高潮。

终于，赶在距最后“通牒”20天左右，村民盼望已久的富民路、希望路全线贯通。

这个仅9户的村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人均口粮不到200公斤，投入5000多工，自力更生，用双手和铁肩，硬是在大山深处挖出了一条长4.5公里的机耕路。

这次，笔者终于可以不用徒步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坐着采访车直接到高石溪了。虽然砂石路面，坑坑洼洼，汽车颇得像坐船一样起伏。

笔者看到，村庄已经整体搬迁出大山，住进了“上山脱贫”项目建起的新居。新居位于原前山乡所在地前山畈村，这是胡宅乡第一大村，有1200多户。高石溪整体搬迁的9户村民位于村的西部，沿公路一字排开，幢幢4层高楼，气派得很。

笔者三上高石溪时，依山而建的高石溪的青瓦土墙在寒气四袭的冬日里别有一番景致。3位舍不得搬离高石溪的老人，平均年龄71岁。他们在逢年过节时，都会和儿女们在新居团圆，共享天伦之乐；儿女们也会经常来看望他们。采访时，78岁的潘香根和68岁的吕菊燕的小儿子骑着摩托车给父母送来了大鱼……我在当时是这样记录的：“尽管生活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他们却不在意，并很为自己的创造能力而自豪。”我们9户人家修起了一条路，还从山下搬到了山上，变化能不大吗……还有比这样更伟大的变化吗？”

高石溪村民的顽强、坚忍，后来被升华为广受赞誉的“高石溪精神”，在磐安县县推广。高石溪凭借着这种自强不息的卓越精神，在激励他人的同时，也为自身播撒下了春天般的希望之光。

2024年夏天，笔者四上高石溪，从前山通往高石溪的4.5公里道路已全线硬化，不到10分钟就到了。

“路面硬化总共花了90万元，政府补助50万元，村民凑了十来万元，剩下的25万元我在承担，到现在已经还了17万元。”潘行源说。他说，他很感谢妻子和家人的支持。原本每户村民筹资两万元，后来又给每户退了一万元。当天，得知笔者又来高石溪了，在外面干活的潘行源特地开车赶来。潘行源长年在外承包小工程，脑子灵光的他是当年村里最有文化的村民，高中毕业。他是村民公认的“老板”，创

4 | 浙江日报 | 钱塘江

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让笔者如此心心念念了。

磐安是金华最偏远的县，胡宅是磐安最偏远的乡镇，高石溪是胡宅最偏远的山村，坐落于僻静的山谷谷底，与新乡、东阳交界，周围群山环绕，9户村民散居在山谷一侧，几乎与世隔绝。30年间，这个偏僻的村庄早已换了人间。

四上高石溪，串起山里山外的就是笔者脚下走过的由9户村民肩扛手提做通的4.5公里公路。这条公路的背后，是村民的自强不息，是改革的春风化雨，更是祖国大地旧貌变新颜的生动例证。

一上高石溪

严格来说，不是“上”，而是“下”。

绵延三四公里的羊肠山道是高石溪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出路。如果把周围连绵起伏的群山比喻成一口水井，高石溪就位于井的最底部。

1995年1月，笔者一上高石溪，磐安县胡宅乡广播站原职工胡士良带领我从原胡宅乡坐拖拉机沿砂石路来到前山。一路上满天尘土，笔者坐在敞开的车斗里，吃了一嘴的泥沙。前山过去是乡政府所在地，离高石溪最近。要前往高石溪，只能在这里弯下公路，徒步山道。

沿着落差200米的陡峭山岭，笔者顺“井”而下，一直向下，走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到“井”底，高石溪就位于“井”底开阔、山环水绕的河谷。

当年笔者挨家挨户采访，并作微型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村民没有吃过水果，62%的老人不知道苹果、橘子、西瓜为何物；30%的村民最远只到过前山、胡宅等附近乡镇。全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0%，小学文化程度占17%，其他的村民看不懂一份报纸……

那时高石溪未能用上电。那晚，笔者宿在村民家中，和女主人抵足而眠，秉烛夜谈。窗外松涛阵阵，风声似翻滚的海浪……

这里的土地是贫瘠的，村民不畏艰难困苦，曾经用3年时间围垦造了5亩多的良田。可惜，一场洪水，良田被泥石流毁，村民心疼不已。

“一起被冲走的还有村民筹资7万余元、肩挑手扛做成的石拱桥，桥垮了，田也毁了，村民出行只能从和东阳邻近的村庄绕很远的路。”要想富，先修路。1989年冬天，时任村主任潘行源带领村民排除种种困难，终于打响了修机耕路的第一炮。

听了这段故事，我不由得感叹：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祝福善良勤劳的村民，早日修成这条路！



史海钩沉

我国自古就是桂花的故乡，桂花栽培的历史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早在《山海经》中就有“招摇之山，其上冇桂”的记载了；爱国诗人屈原的《九歌》中也有“奠桂酒兮椒浆”的诗句；还有汉代东方朔的《七谏》也有“登峦山而远望兮，好桂树之冬荣”的描写。这些至少说明，我国在秦汉时期，桂花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时至今日，人们对桂花的喜爱程度，依然不减当年，杭州、桂林、合肥等城市将桂花作为市花就是一个明证。

我国古代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就多次写到桂花。作为观赏花卉，在第五回和三十七回都曾写到。宝玉又去开了“副册”的橱门，拿起一本册来，揭开看时，只见画着一株桂花；秋纹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作为食品或药物，在三四回中也曾经写过，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另一个写着“玫瑰清露”。

这里的“木樨清露”就是桂花蒸馏的香液，中医具有疏肝理气、醒脾开胃的作用。在清朝，“木樨清露”和“玫

桂香远自月中来

刘绍义

瑰清露”都是江南贡品，所以王夫人说“那是进上的”。“木樨”是桂花的别名，北京人菜名“木樨肉”“木樨汤”等，都是源于此。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木樨花江浙多有之，清芬馥郁，余花所不及也。湖南人呼九里香，江东曰岩桂，浙人曰木樨，以木纹理如犀也。”

不过，桂花确实没有多少“绝色惊群木”，相反，桂花还很难入画。记忆中，只见过宋省予的《桂花酒》和吴昌硕的桂花，吴昌硕的一首题桂诗至今还能背得出来：“月中老桂枝轮囷，丹光碧叶寿万春。偶然写出不能似，应使嫦娥冷笑人。”

桂花入画少的原因，是因为桂树叶茂干粗，但花型又小又碎，无论功夫多深都难以画得传神，所以翰墨中的桂花多以枝叶衬衬，才能耐得品嚼，韵味无穷。吴昌硕的桂花大多是这样。但诗歌就不同了，桂花之态、桂花之香，甚至桂花之落姿，都能让诗人心旷神怡，激情难耐。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诗把我们带到一个诗情画意的人间仙境。自

古以来，桂花总与中秋的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写中秋的月亮必然想到桂花，说到桂花又一定想起中秋的月亮。王维当然也难以免俗。

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写金桂一词中说：“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她认为梅花、丁香虽也飘香，但其姿态却远远不及桂花脱俗，更没有鲜明清高的桂花之精神，更没有轻盈飘逸的桂花之风度。“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层层。风度精神如彦辅，大鲜明”。这才是桂花的真实写照。

至于桂花的幽香，更是无与伦比的，桂花自古就有“九里香”的美誉。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昨夜》诗，已经把桂花写到了极致。“不辞翫媚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一个“断”字，把桂花的香气写得若即若离、若断若续，一缕情思，也随着桂花的香气缠绵不尽。“自从分月下中秋，果若飘来天际香”。传说桂花的花种，就来源于月宫中那棵桂树，桂花那悠远的香气，也像

是从天上那不落尘埃的明月中飘过来似的。这些传说又给桂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桂花的秋香也让古代的秋试有了了美了名，“蟾宫折桂”就是金榜题名，恭贺考中的。此典出自《晋书》郗诜的故事。“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清人思无主人《咏桂》诗：“繁条细蕊无心折，欲折还须第一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满宫院旁金粟遍，天风吹堕万山秋”。桂花的传奇还反映在那迷人的落花上。杜牧《金谷园》诗：“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诗中借用《晋书·列传第三》之典，刻画了桂花花神——六朝名模绿珠因为一代巨豪石崇和权大于天的孙秀而香消玉殒的身影，把绿珠坠落的那一瞬，永远定格在了空中。

清风拂过，暗香浮动，那悠悠飘落的桂花宛如夜空中繁星那样静美，那样璀璨……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香依然，魂如故。